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三年

第一四二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427).....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93).....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 / …）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四百二十七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四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卡拉登勋爵**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尔及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埃塞俄比亚、法国、匈牙利、印度、巴基斯坦、巴拉圭、塞内加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427)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93)。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海地临时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8593)

1. **主席：**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经安理会同意，我提议邀请海地代表参加对现在列入议程的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海地代表的全权证书业已收到，秘书长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报告〔S/8594〕业已分发。

应主席邀请，博诺姆先生(海地)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安理会现将开始审查海地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在它的公函〔S/8592和S/8593〕中向安理会提交的控诉。

3. 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海地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4. **博诺姆先生(海地)：**主席先生，我想向你转达我国政府的谢意以及对你决定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所表示的极度感激；安理会是世界的良知，它是对整个人类负责的。根据宪章第一条第3段，它不能也不应因国家的地理位置、力量、种族成分或文化、语言或宗教而加以区别对待。

5. 当政府和社会团体象现在这样面临着许多可怕的问题时，当象圣经预言的那样陆地被移开，山岗被投入海中时，当海水咆哮翻腾时，当山岗在海水的翻腾中颤抖时，当收割富人土地的劳动者的被欺诈手段所克扣的工钱鸣不平时，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主权的黑人共和国——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国海地——的四百万黑人要到安全理事会来大声疾呼“住手”，既不是令人吃惊的和不合时宜的，也不是不讲道理的。我国政府今天来到安理会，要求它注意根据宪章第三十四条和三十五条看来可能会导致国家摩擦的局势的一些事实。

6. 这一局势已经给和平带来了破坏，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恶化下去。根据宪章第二条第3段来看，这是一种通常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这种局势是以不断的侵略行动为特征的，这种侵略行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来自外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在报纸上进行恶意的攻击并利用电台、电视和电影进行令人作呕的宣传，其目的是散布和煽动对海地广大黑人农民及其政府的仇恨，这个政府已被当作嘲弄的目标；有时则进行经济扼杀，其手法是封锁一切国际的和私人的渠道，而通过这些渠道，宪章第一条第3段所说的国际合作也许是能够帮助解决加勒比海地区这个黑人社会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的经济、社

会和人道问题的。这个社会一向站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奴隶制的斗争前哨，并正在实现社会的和种族的解放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现在却发现自己被判处了缓慢饿毙的死刑，除非起来造它自己所建立的政府的反，或者把自己投入外国意识形态的怀抱，别无其他选择。

7. 从取之不竭的财政资源中不断得到重新装备的武装力量，保持着一个经常不断的压力，分别发动了八次侵略，妄图以暴力推翻一个现存的、得到公认的政府，并阻止一个黑人社会的民族革命。这些侵略行动在五月二十日（星期一）达到了顶峰。

8. 这些侵略行动旨在：第一，反对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第二条第4段）；第二，反对它的种族，它的黑人群众的民族自决权和他们建立一个能够捍卫他们迄今为止朝着公民平等和人类尊严的和平民主发展的政府的权利，这个政府现在已遭到了暴力、侵略、诽谤及经济扼杀的袭击（第一条第3段），这些侵略行动相当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的协约所确定的种族灭绝的罪行；第三，反对它的非武装的居民，反对它的国家元首及其家属，这构成了暗杀和被组织成一个常规制度的国际抢劫行径；倘若安全理事会忠实地履行其义务和承担其基本职责的话，它也不能不应容忍这种行径。

9. 因此，我国政府今天之所以到安全理事会来，那是因为虽然这些侵略行动来自国外，但他们暂时还没有成为两个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发生争端、吵架、断绝友好或外交关系或者发生战争的问题，若发生这种情况，那倒可应用宪章第三十三条，即必须通过谈判、调查、调停等办法，或者利用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求得解决。

10. 我们并不控告，我们不控告任何人、任何政府、任何国家，但我们将要援引适用于海地局势以及为其提供解决办法的清楚明晰的句子。我们将提交证据确凿的事实，这些事实指示一个合乎逻辑的补救方法以及所要采取的行动。

11.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轻视我国政府要求你们对它严肃注意和立即采取行动的这一局势的严重性

呢？是否因为它仅关系到一个小国，或者人类的巨大黑色人种分枝上的一个小枝？

12. 假如在滥用领土避难权和违反庄严的国际条约情况下发生的同等规模的、在一个友好国家的领土上发动的、得到该友好同盟国家公民的资助并得到本国国民配合的类似侵略落到一个大国头上，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假如对它的领土、军队、居民和它的军事基地发动武装进攻；假如企图暗杀它的国家元首、政府成员及其家属；假如邻国已动员了它们的陆、海军，那么它将怎么办呢？难道安全理事会不会被请来处理这一问题，难道它不要采取必要的行动吗？

13. 怎么能说，一小撮人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一个小国发动的侵略没有危及这个关键地区甚至大陆与全世界的和平呢——既然过去曾发生过这类危险，并且导致了动员、导致了震撼世界、促使你们伟大的安理会召开历史性会议，最终以我们今天正在呼吁的宪章原则的胜利而结束的对峙？

14. 负责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政治发展研究工作的高级职员、前国务院美洲共和国研究分析室主任、前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拉丁美洲事务教授约翰·N·普兰克先生，曾写了一篇题为加勒比海地区的干涉：时间和方式的文章，刊载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外交季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在谈到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时，他说（不仅要仔细注意到他所认为的引起干涉的、安全理事会也十分明了的因素，而且要仔细注意到与海地局势的类似性）：

“……二万多名美国士兵被派遣到该城，以确保外国人的安全，制止流血，平息暴行，恢复秩序——以及防止约翰逊总统所认为的受共产党控制的分子马上接管共和国和建立‘第二古巴’。

“得到大部分美国人赞许的总统的干涉决定，在该半球其他地区引起了惊恐。许多多米尼加人对最近一次侮辱他们民族尊严的行径感到恼怒，因为他们从中看出了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表示，即美国不相信他们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尊重他们作为一个从法律上讲与美国本身平等的独立主权国家的公民的地位。许多其他拉丁美洲人对大规模破坏不干涉原则以及对美国擅自给发展

中的多米尼加形势定性并对此作出反应的方式深感不安。

“深受震惊的和威风扫地的美洲国家组织勉强支持了美国。……”¹

15. 普兰克先生的第一个结论是：

“这一切现都成了历史。但是历史能够——带着相应的地方色彩——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重演。例如在海地，或在危地马拉，或在洪都拉斯。这些国家处在美国认为至关重要的区域之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它们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俘虏。美国在多米尼加事例中采用的预防性干涉手段，可能会再次被应用。它将被采用还是应该被采用，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考虑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时，必须记住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社会象发展中的世界各地的社会一样，卷进了被我们习惯地通称为民族革命的混乱而迅速的变革过程之中。第二个是，美国是泛美体系的成员和领袖，这个体系是西半球思想机构化的体现，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它一直被称为美洲国家组织。这个旧标记更能表明各种机构的集团的性质，该半球各国都是通过这个集团来处理他们的许多公共事务的。第三个事实是，加勒比海地区是该半球的冷战的焦点。”¹

16. 普兰克先生继续说，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在该半球的加勒比海地区各民族和泛美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要实践这个目的是怎样的困难。谈到海地时，他说：

“由于极不相同的原因，海地的局势甚至更加动荡不定。在该半球所有国家中，海地是组织得最差的一个。从政治上来说，尽管杜瓦利埃总统仿佛是推不倒的，但是海地却非常脆弱易碎：只要杜瓦利埃一去世，目前这样的政治‘体系’就会土崩瓦解。杜瓦利埃的继承人继承到的将是行政混乱和社会解体，那些非常穷困的、以农村人口居多数的、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居民，只希望

不受打扰，而很少有求于他们的中央政府。因此共产党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在行政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乘虚而入。”¹

17. 这些就是普兰克先生的话。谈到共产党机会主义时，他说：

“……海地，假如不去过问它，那么杜瓦利埃去世之时，便是它实际上，即使不是正式地被共产党控制之日。……我们所关心的地区是有严格的地理界限的，我们在这个地区确定了四个国家可能要加以干涉。在这些国家中，海地的局势与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现的局势何其相似乃尔。因此，对海地进行预防性干涉也许是适当的和必要的。”¹

然而，当普兰克先生下结论说这种干涉也许是合乎逻辑的产物时，他指出：

“……大部分拉丁美洲人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理解或同情激进的改革运动，甚至那些非共产主义类型的运动；而且因为他们对于我们决定政策时所依据的情报的准确性和充分性有时也表示怀疑……”¹

18. 他们的结论如下：

“然而，倘若美国成了一个对这些好转的前景负重大责任的机构的话，那真是一个悲剧。倘若我们过分强调了该地区共产党的危险性，而无视该地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迫切需要，那么这个悲剧就可能发生。假如美国丧失了与政治民主、社会正义、经济福利和个人尊严等概念的一致性，那么它也就在该半球丧失了立足点。”¹

19. 奇怪的事情是，每当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就任的海地政府元首从事旨在使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坚定地沿着进步和文明的道路前进的重大基层结构工作时，海地民族总发现自己要对付一个大规模的国际阴谋。

20. 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次埃斯特角会议之后，当海地政府为自费建造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国际机场作出必要安排时，它碰到了一九六三年发生的、外交部

¹发言人用英语援引。

长勒内·夏尔梅先生已在安全理事会〔第一〇三五次和一〇三六次会议〕上谈过的那些严重事件。

21. 目前，海地政府为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工程刚签订了一项合同，即：第一，在贝利格尔水坝建造一座水力发电站和一座毗邻变电所；第二，架设一条以贝利格尔到太子港的电力输送线，并在太子港建造一座变电所。这项合同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在议会提出的，并得到了政府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星期四）发表于官方杂志《言双周刊》上的一项法律的批准。四天以后，如我们所知，太子港和海地角即遭到狂轰滥炸。

22. 现在我要把安全理事会的代表们带回到一九五八年去，那一年是对海地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攻击的一系列武装侵犯和海盗行径的起点。

23. 第一次侵略发生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夜晚。前军官阿利克斯·帕凯伙同前上尉佩尔皮尼昂和前上尉多米尼克（他们同帕凯一样，都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避难者）和四名佩戴警长徽章的迈阿密警官在太子港登陆，占领了国家宫后面的德沙林兵营，整夜把国家宫置于机枪火力之下。在国家宫里，仅有少数士兵和非军职人员在保护国家元首。

24. 拂晓，叛乱者们被赶来援救国家元首的国民警卫队的忠实志愿军、海地军队以及太子港市民歼灭，这场流产的袭击就此结束。大约有五十人丧失了生命。最近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会议上，各代表团对保护人类生命和尊严发表了许多娓娓动听的话，假如谁并不重视一条人命的价值的话，那么他也可能认为五十条人命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他可能会说仅仅五十条海地黑人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侯，却忽视了作为经济发展积极因素的一条人命的潜力。即使那次罪恶昭彰的海盗式的远征在海地这样一个为发展经济而奋斗的不发达国家中仅仅造成了一名医生或一名农业专家或其他类似有资历的人员的死亡，那么，难道就可以把这类行动以及接踵而至的一切行动都当作无关宏旨而一笔勾销吗？

25. 海地政府如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所做的那样，在给美国驻太子港大使馆的照会中再次表示了它的关切。照会促请美国政府注意一名在美国住了一年

多的政治避难者、前海地部队军官阿利克斯·帕凯先生所从事的破坏海地公共秩序的活动；照会并且恳切地要求美国政府禁止阿利克斯·帕凯滥用美国给予他的慷慨接待而在美国领土上建立一个颠覆海地政府的中心。

26. 海地政府的这个合理要求引起了什么反应呢？这一要求又得到了何种程度的重视呢？紧接着的一系列事件对此作了充分清楚的回答。请注意，那次袭击是在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先生被选为共和国总统仅仅十个月之后发生的。

27. 多米尼加-海地冲突：一九六三年的那些事件以流血和蹂躏为特色，并被称为海地-多米尼加冲突。五月十四日早晨，一家美国报纸刊载了一项来自纽约的私方消息，据说，当晚就要发生叛乱者的入侵。叛军得到了两天前在波多黎各成立的自称为海地流亡政府的支持。

28. 你们都知道，这出戏是怎样按照一个国际大阴谋来策划和巧妙安排的；海地政府不是没有提出证据和提出强烈抗议，这样做的结果是决定把这件事提交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9. 但当前的局势由来已久。必须记住，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曾经屡遭侵犯；多米尼加飞机对海地领空的多次侵犯，多米尼加武装部队的动员，集结在多米尼加和海地边界上的作战部队的大规模演习，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官方渠道的电台、报刊、电视的阴险的宣传，旨在破坏海地公共秩序、制造危险和暴力气氛以及紧张状态的小册子宣传运动。接着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多米尼加政府的最后通牒。

30. 接踵而来的是第二次入侵。三十六名游击队员在外国政府和海地流亡者的援助和唆使下，应后者的要求，在南海地半岛之端登陆，屠杀并恐吓该山区的海地农民。他们遭到战术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志愿军的迎击；经过二十一天十三次战斗，三十名游击队员被击毙，六名被俘。

31. 现在我转而谈谈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海地领土的一系列侵犯。八月四、五日之间的夜里，驻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匪徒对边界城镇奥瓦纳明

特发动袭击。靠近多米尼加的卡波蒂莱镇的奥尔加尼塞山边境地区遭到袭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袭击与第一次入侵相隔不到两星期。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凌晨一时，一伙曾在多米尼加陆军兵营受过训练的海地流亡者在海地东南部一个叫做“拉孔-德-于特尔”的地方登陆。接着又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大约十一时三十分，驻扎在希马尼附近哨所的多米尼加士兵向马尔帕斯边防哨所开枪射击。

32. 接着是第六次入侵。大约在同一时间，一伙海地流亡者伙同许多外国人入侵海地西南部。他们的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他们的装备和他们的现代化通讯联络系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来源以及这支受到适当游击战训练的分队的战斗力。原计划要用空投来供应他们（因为海地的防卫而未能得逞），并要对城镇和村庄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袭击。

33. 我所提到的各种事件构成了一种来自外国领土的、以流血和影响国家经济的破坏行动来破坏法律和秩序的企图，这一事实难道能否认得了吗？人们如何能不接受这一证据和不承认为了对海地领土发动一场武装入侵而在一些邻国进行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的罪恶本质呢？

34. 我已讲过由于那些享受领土避难权的前海地军官们的窜犯而造成的人命的惨重损失。鉴于这些生命损失，他们这些罪恶的反复性怎么能被忽视呢？对他们用同样的手段、从同样的领土所进行的凶恶行动这一事实，人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而这些领土的当局不顾海地政府屡次表示的关切，不恰当地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已成了他们的同谋者。

35. 这些入侵对海地经济带来的严重损失的程度是难以估计的。姑且不从法律方面来谈，这些入侵还带来了许多实际问题，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些问题对海地政府和人民都是极为重要的。

36. 已经成为所有海地政治流亡者们最好的避难所的一些邻国，蔑视国际法律和惯例的准则，接纳了——请注意这一点——大批前海地军人，而这些军人在充当外国豢养的一小撮无国籍公民的忠实代理人，他们根本不为自己的国家着想，一心只想用卑鄙

恶劣的和用流血的手段来夺取政权。在这种时刻，难道还要海地政府放弃它自卫的神圣权利吗？

37. 当人们正在致力于和平建设和力求恢复被基本产品的市场价格的不断跌落而破坏了的经济时，这些对人身安全和财产的不断侵犯——海盗行径的必然结果——正迫使海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这样一来，国家资源就从旨在改善人民命运和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发展规划方面转移开去，纳入了被这几次入侵破坏了的农村和种植园的重建和恢复工作的渠道。

38. 尽管注定要失败，但这种侵略的浪潮业已造成了普遍不安全的状况和对国内公共秩序的破坏，这种破坏是被打算用来阻挠和危害著名的游览季节给经济的各个方面所带来的有效贡献的。鉴于这一切，安全理事会怎么能不感到海地政府的控诉有着充分根据，从而十分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呢？此外，如果联合国会员国承担了必要的经济和政治合作的义务，同时却又以破坏他们赖以作出贡献的基层结构的方式来堵塞这种合作的渠道，那么，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大规模土地规划、联合国开发计划的目标以及发展十年的丰富哲理与成就，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39. 毋庸说，在它的领土遭到了造成死亡和使海地人民无法从事重建工作的侵略之后，海地政府是不会对纯粹的建议或简单地表示遗憾——就象杰拉尔德·德鲁大使在美国政府授意下于一九五八年所做的那样，当时若接受了海地政府的合理要求，就不难防止不幸的帕凯事件的发生——感到满足的。

40. 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措施并提出建议，除了向政府交货之外，禁止一切国家从事军火、战争物资与军需品的买卖。安理会的另一个目标应该是制止在任何国家的管辖范围内为任何好战目的而装备、武装或使用任何作战船只或飞机。最后，在对出版与新闻事业的自由不强加不必要的限制的情况下，安理会为了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应该确保不准广播、印刷出版或者通过任何用恶毒的宣传来伤害政府的声誉和扰乱国内公共秩序的其他工具来散布蓄意谩骂性的或肆意诽谤性的东西。

41. 第八次入侵是一次流产的入侵。这次入侵是

由古巴人马斯费雷尔和海地人佩尔·乔治伙同古巴雇佣人员及海地流亡者在美国领土上策划的；但它被美国海关当局发觉，这些罪犯当即被缴械，并被送交法院，依法判了罪。

42. 关于第八次入侵，我国政府希望对有关这些行动的事实作一个公正的声明；这些行动威胁着海地共和国的主权，是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文字与精神一再的、罪恶昭著的破坏。我国政府并没有要使任何国家或政府受审讯的意图。

43. 根据在太子港海地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实际情况如下：

“第一天：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二下午二时开会。出席者：主席雅克·拉罗什上校、弗雷德里克·麦卡尔蒂上校、奥克塔夫·凯亚尔德上校、乔治·达纳什上校、让-巴蒂斯特·伊莱尔上校、海地武装部队情报员莱昂·阿希尔上尉。

“宣读召集委员会的指令，并把它放在提交上来的标有证件‘A’的文件前面。

“在决定召开秘密会议和安排好该会议议程的预备项目之后，委员会着手进行调查。委员会决定作一次现场视察。他们来到国家宫东面的热弗拉尔路，他们在那里确实看到有五个弹坑；其中最大的一个在电气标塔附近，深十厘米，直径二米。这是由炸弹 No.10 炸成的。其余四个小一点，它们分别距主要弹坑一米、八米、十二米和二十米。

“然后，委员会来到海地空军司令部，证实了柏油路上有一个炸弹长度的痕迹，它是由炸弹落地时撞击出来的。它距主机库二十米。随后委员会询问了海地武装部队的让·科尔贝尔上尉，并把询问记录附在会议记录里，标号为证件‘1’。视察结束后，委员会返回开会的地方。

“接着委员会查看了与其调查有关的、标有证件‘2’的一包照片。调查结束后，委员会起草了下列报告：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一架持有美国商务

执照 No.N-92882、以加利福尼亚州为基地并在那里注册的 B-25 轰炸机，从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海岸城市墨尔本（在迈阿密以北一百七十五哩，离美国大型宇宙航空中心肯尼迪角三十一哩）起飞，飞行了六百哩后，在伊纳瓜着陆。墨尔本以南九十五哩的一个海岸城市丘辟特也包括在它航线中，作为一个紧急机场。这架飞机把伊纳瓜岛（一家美国公司在该岛拥有唯一的海盐特许权）作为进攻基地，向太子港飞去。为了袭击首都并充分发挥突然袭击的长处，这架飞机从南面窜来。上午八时左右它从该城东南方向向西北飞去，对准国家宫、特别对准共和国终身总统的私人住宅投下了三枚炸弹，唯一目的是要杀害宪法规定的海地国家元首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博士及其家属。接着这架飞机又对尚瑟雷尔空军基地投下了一枚炸弹，落在距海地空军司令部主机库二十米的地方。一支空中巡逻队被组织起来，起飞后几分钟，即发现一架海地军用飞机出现在太子港海湾大约七千-八千呎上空，从城南向城西飞去。进入视野的下一架是一架空军喷气式飞机，它在我国领土一万五千呎的高空自北向南飞去。

“这架飞机空袭以后向西北方飞去；整个插曲大约持续四十秒钟。投下的四枚炸弹，长一点三〇米、直径二十厘米，有效杀伤半径约一百米，装着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城阿特拉斯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特拉华州威尔明顿94402，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19-899）制造的可塑性炸药。其中只有一枚在共和国终身总统私人住宅以东二百米的热弗拉尔路爆炸，炸死数人，炸伤多人。在国家宫旁边可以发现五个弹坑，其中一个在混凝土路上，直径为一点二〇米，其余四个在柏油路上。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一架 B-25 轰炸机在海地角城的居民区投下了一枚与空袭太子港时使用的同一类型的炸弹。武装人员从两架飞机上着陆，杀害平民并占领了海地角机场。

“第二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六时左右，一支海地空军巡逻队发现一架飞机正准备从海地角机场起飞，另一架飞机出现在太子港

南面由悬崖形成的屏障后面。星期二下午二时左右，海地军队重新控制了海地角的着陆跑道，并在跑道的西南端发现一架美国飞机（No.N-92882），它就是进行空袭的那架飞机。在它的座舱里发现了有关其注册、飞行计划和目标的各种文件。在跑道旁边的同一地点，堆着二十六枚炸弹，有些炸弹与上述用来袭击国家宫、海地空军司令部以及海地角平民的炸弹是同一类型的。”

44. 这里是一份从证人陈述（该陈述也已提交给你们了）中摘录下来的被缴获的装备、武器及弹药的清单：

箱子一只，内装四盒 7-12 口径的步枪子弹，重四十九公斤；美国造；

大箱子两只，一只满装着 M-1 式步枪子弹和五盒 12 口径雷明顿枪子弹，另一只装着三十夹 M-1 子弹；

纸箱一只，内装十五盒 12 口径雷明顿 - 温彻斯特式连珠枪子弹（每盒二十五发）；

炸药导火线三卷（美国造）；

盒子一只，内装二百二十发 30 口径的 M-2 式子弹；

盒子两只，内装八百发 42 口径的步枪子弹；

箱子一只，内装一千二百发 4.5 口径手枪子弹；

盒子一只，内装相当数量的子弹、AR-15 科尔特式自动手枪（美国造）子弹夹以及三根帐篷桩；

纸箱一只，内装 M-1 式子弹；

M-3 式机枪空弹夹十只；

M-1 式弹夹袋一只；

裤子四条；

有“阿特拉斯化学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炸药部”的烈性炸药（可塑性）四箱；

额外炸药一箱；

M-1 式步枪六枝；

易燃可塑水泥两盒；

炸弹二十五枚；

战术手册一本。

45. 我现在来宣读小册子的原文，其复本业已分发给安理会代表：

“海地人民起来，参加海地联盟”——这是以美国领土为基地、享受领土避难权的海地联盟——“立即结束目前的罪恶、堕落和贫穷的政权！”

“同我们一起前进，打倒恶魔杜瓦利埃及其杀人帮凶！”

“我们在国家宫投下的炸弹，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警告。”

“如果杜瓦利埃以为他能抵抗，我们将在他的头顶上摧毁这个城市，把它化为瓦砾与灰烬。”

“注意！我们已经控制了共和国领土的三分之二。道路和海岸线处在严密监视之下。各地人民和军队官兵正在加入我们的部队。”

“太子港的青年们、工人、手工业者、首都那些最勇敢的人们，起来争取你们的解放吧！”

“打倒贫困！打倒罪恶！打倒杜瓦利埃！革命万岁！”

46. 雇佣人员一着陆就开始屠杀农民、工人、手工业者、士兵和国民警卫队的志愿兵，他们都被看作是属于杜瓦利埃大家族的。例如，让·泰阿尔先生遭到了卑鄙的杀害，他是和现住在迈阿密的两位古巴实业家一起来参加北方某炼糖厂的勘查工作的（其尸体照片见呈交安理会的文件）。雇佣人员还抓走修士和修女，对他们进行了最残酷的折磨。现在报纸上说这些修士和修女是被海地政府折磨的。这不是事实。受害者是被召集到国家宫去述说他们在雇佣人员手里所受的折磨的。

47. 对下列雇佣人员的审讯报告已被编档保存：菲利普·布里埃特、让·雷米·贝利亚尔、韦斯利·拉曼和莫里斯·昂布鲁瓦兹·马格洛尔。这个审讯报告

指出B-25型飞机（即轰炸太子港和海地角两地的那一架）、塞斯纳型飞机和C-46型飞机是由三个美国公民驾驶的；这三人的情况描述如下：

(1) B-25的驾驶员杰伊先生——美联社称他杰伊-汉弗莱——住在巴哈马群岛弗里波特城卡西诺街。他高高的个子、深蓝的眼睛，在西棕榈滩拥有一幢房子。杰伊先生在弗里波特拥有一辆汽车，一幢楼房和一架福特野马式轰炸机。就是这个杰伊-汉弗莱在美国购买了武器和弹药。目前他在佛罗里达州。

(2) 塞斯纳由美国公民拉里·迪克拉夫先生驾驶。他居住在巴哈马群岛假日饭店和卢卡里安饭店附近。

(3) C-46由一个名叫比尔的美国人驾驶。

48. 再者，据曾参与五月二十日种族大屠杀活动的那些人交代，这些美国人就在联合国总部和安理会的所在地纽约定期碰头。会议是在购买战斗服装的百老汇路以及迈阿密召开的；与会者有：保罗·马格洛尔、吕克·富歇、让-巴蒂斯特·乔治、雷蒙·阿尔西德·约瑟夫、雷蒙·卡萨纽尔、雷蒙·蒙特勒伊和保罗·马格洛尔大家族的其他人员，其中如莫里斯·昂布鲁瓦兹·马格洛尔在一次小冲突中受重伤被俘。

49. 据雇佣人员交代，在迈阿密、纽约和特拉华州的墨尔本举行那些会议时，毫无保密意图。这些会议连世界上最无能和未经训练的警察或特务也能侦破。

50. 在地面控制10号的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武装部队总司令杜瓦利埃总统命令防御部队进攻；他们缴获了B-25型飞机，并且在击毙了许多入侵者之后，击溃了侵略军。杜瓦利埃武装部队取得的伟大的民族的和革命的胜利，以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弹药而彻底结束。

51. 下面是一份作为证据呈送上来的物件清单：

传单两份；

地图两幅；

B-25-J左右翼引擎的红色封面日志两本，记

载了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国际机场进行的引擎检查情况；

B-25-J的飞行计划：墨尔本——伊纳瓜——太子港；

空袭太子港的计划；

墨尔本——丘辟特（佛罗里达州）的飞行计划；

法定哩数；

两张铅笔写过的纸；

飞机售据；

飞机注册申请（联邦航空公司）；

一份淡蓝色的纸折，标有：俄克拉何马州73125，俄克拉何马市，25022信箱，航空中心，联邦航空管理局，运输部，图森AZ85706，11427信箱，汉密尔顿飞机有限责任公司4187，67105707——公事；

附在淡蓝色纸折中的黄色卡片两张：(a)航空性能证明书和(b)注册申请；

手册（红褐色封面）；

军装一套；

缴获的武器、弹药的照片；

受害者的照片（打死和打伤的）；

俘虏的照片；

经公证人证明的缴获的武器的清单一份；

俘虏菲利普·布里埃特的交代一份；

总统的照片数张，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五时摄于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机场，当时那架轰炸机已在那里被缴获。

飞机照片数张。

52. 读完这份清单后，我抑制不住要说几句话。如果没有某些联合国会员国政府的容忍，是不会发生这场侵略的。保罗·马格洛尔、吕克·富歇和让-巴

蒂斯特·乔治住在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设法获得飞机去轰炸海地人民和城市。保罗·马格洛尔的侄子雷蒙·蒙特勒伊与雷蒙·卡萨纽尔长期以来一直在准备五月二十日的国际土匪行动。海地政府早已知道，巴哈马群岛拿骚市的某些海地侨民也打算参与这一土匪行动。医疗物品是在巴哈马群岛的弗里波特城购买的。杀害无辜的海地人民的炸弹是由特拉华州一家军需工厂供给的。

53. 暗杀海地共和国终身总统及其家属、海地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和海地人民的计划，摧毁太子港和海地角——“把它化为瓦砾与灰烬”——的计划，事实上这一整套阴谋，在我们看来，都是由保罗·马格洛尔、吕克·富歇、让-巴蒂斯特·乔治、雷蒙·阿尔西德·约瑟夫（组长）和其他一些雇佣人员炮制的，他们不顾我国政府曾多次抗议，三年来仍然每天——我重复一下，每天——在纽约一个广播电台（纽约全球广播电台有限责任公司，WNTW-WRPM，纽约10022，麦迪逊大街485号，电话（212）452-3322）广播，明显的目的是要诋毁海地政府、煽动军队叛变和人民造反；换句话说，其目的是要破坏世界上第一个黑人独立共和国的民主制度。没有任何其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或西欧的国家在美国领土上成为这类诽谤的靶子。武器弹药是在美国购买的；其数量之大，在缴获物件的清单中显而易见。

54. 强大的国家对世界上第一个黑人独立共和国的前途所带来的持久威胁，迫得我们经常要保持足够的军队立足于用战争来保卫我们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护我们从古代非洲的文明中继承下来的文化遗产。

55. 不容忽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早先几次侵略是紧接在我们决定建造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机场之后发生的，这个机场在安的列斯群岛是最好的机场之一。第八次侵略动用了大批军队和大量物资，它是在箴言刊登了批准在贝利格尔水坝建造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水电站的合同的四天之后发生的。对海地人民来说，这座水电站将如阿斯旺水坝对我们祖先的古老文明的故乡埃及一样重要。

56. 因为人民中间有了死伤的受害者，海地共和

国是不是就在打仗了呢？又在与西半球哪一个国家交战呢？

57. 不管怎么说，旨在迫使海地政府和人民采取不顾一切的步骤并走陌生道路的侵略行径终于失败了；而海地黑人和他们的领袖、思想家、作家、政治家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将使国家走自己的命运之路，按照德沙林的理想，就是把黑种人从一切奴役和奴隶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

58. 鉴于加勒比海地区普遍存在的严重政治危机，这些国际强盗行径造成了对该半球和全世界和平的威胁。

59. 自一八〇四年以来，针对世界上第一个黑人独立共和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国际阴谋都已经受到了历史的判决，也受到了所有信奉以教皇保罗六世陛下为典范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理想的人们的判决；教皇保罗六世陛下作为致力于和平的最伟大的教皇的声誉将流芳百世。

60. 海地政府特别要求：第一，立即停止对它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行的这些攻击；第二，为了树立一个实例，惩罚所有那些违反国际协议、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而利用某些国家的领土为其犯罪行为作准备和作出发点的人们（他们多数在美国，在那里他们千方百计大胆破坏那个与海地政府保持正常关系的一贯友好的共和国的法律），以及利用在一个特定领土上活动的某些机构为自己服务的人们。目前这些雇佣人员好多在加勒比海地区其他国家里；第三，安理会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这些侵略行动；这些侵略行动损害海地共和国、海地政府及其人民的根本权利，阻碍海地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与进步；第四，应当责令犯罪集团对海地政府和人民遭到的生命损失和财产损失给予合理的赔偿。

61.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代表团认真地听取了海地代表今天发表的声明。在过去每当出现这类问题的时候，美国政府总是及时地、周密地调查它所获得的在它国土上进行的任何被断定为针对海地政府的、可能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的情报和迹象，一旦发现违法行为，美国政府每次都曾采取行动给予

惩罚。我们随时准备按过去的传统办事，但是当然只有在确凿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这样做。

62. 由于切望帮助确定五月二十日事件的起因和真相，我国政府曾立即提出帮助海地政府调查那些事件。我们曾建议我国在太子港的大使馆以及在那里的武官去帮助审查五月二十日缴获的飞机和在海地首都投下的炸弹的碎片。我们也曾立即请海地政府向我们提供有关五月二十日事件大量的可供利用的情报：有关证实那架被牵连到的飞机的情报，有关参与五月二十日事件的人员以及他们活动的起因、背景和目的的情报。

63. 我们愿在这方面提供帮助的愿望，至今没有减弱。然而，我们帮助从事这样一次调查的建议以及我们对使我方得以进行彻底而有意义的调查的那些情报的要求，始终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受到尊重。

64. 从我们的情报和海地政府所作的声明来看，我们的理解是，海地政府认为五月二十日事件所引起的局势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最适当最积极的办法应该是由海地政府和它与它一起来追查这个问题是确当的任何政府来追查这个问题。我国政府象过去那样，在这一努力中仍然准备同海地政府进行合作，并且将根据确定的事实，依照我们的法律，采取我们方面任何适当的行动。

65. **卡马拉先生**（巴西）：安全理事会今天知道了海地政府的控诉，根据这个控诉，海地是武装侵略的受害者。主席先生，海地代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给你的信中，曾提及有一架海盗飞机轰炸了太子港的国家宫，并有两架喷气式飞机越过戈纳夫岛地区。今天我们已听到了海地代表博诺姆先生关于那些事情的陈述。

66. 在我们辩论的目前阶段，那个地区普遍存在的形势仍然很不明朗。安全理事会得到的情报太含糊不清、支离破碎，并且没有为安理会充分辩论这一控诉、更不用说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决定提供一个可靠的根据。特别要提出的是，所谓的侵略，缘由尚未确定，因此安理会在目前这个阶段甚至尚不能决定海地代表在信中所提到的和今天所讲的事件是一种外来侵略，还是一种内部冲突，在后者情况下，安理会则必

须考虑宪章第二条第7段。安理会也应该牢记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一系列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利用区域机关和区域办法。在安理会进行实质性辩论或作出决定之前，应该先试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特别应该依靠美洲国家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海地是一个成员。

67.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第3段规定

“安全理事会对于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而求地方争端之和平解决，不论其系由关系国主动，或由安全理事会提交者，应鼓励其发展。”

68. 基于这种考虑，巴西代表团认为，在这些方法，特别是波哥大宪章规定的那些方法，被试用之前，安全理事会不应对这个问题采取任何行动。

69.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适当地听取了海地代表的声明。他十分严厉地控告了某个国家。苏联代表团将以同样适当的注意来研究声明的内容，并将在安理会下一次会议上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70. **主席**：我想我应该报告安理会，我已通过秘书长收到了关于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两封信。第一封来自牙买加代表，第二封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代表。我先把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牙买加代表致秘书长的信〔S/8598〕宣读一下：

“我荣幸地提及应海地驻联合国临时常驻代表的要求而分发的五月二十一日文件S/8592。

“在该文件第6段中，牙买加被指名为也许曾被敌机用作对海地共和国进行空中轰炸的基地的国家之一。

“我国政府指令我转告你，牙买加跟那架攻击海地共和国的飞机没有丝毫的联系。我国政府已经照会海地驻金斯敦领事，牙买加不是对海地共和国进行轰炸的任何飞机的基地。

“如果这封信能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分发，那将受到感激。”

71. 第二封信〔S/8599〕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代

表，日期是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给秘书长的；它是用西班牙语写的，我将请翻译用英语宣读。

宣读(英文译文)该信如下：

“我荣幸地奉告阁下，并提及海地常驻代表在谈到二十日以来在该国发生的‘不仅威胁海地国内安全，而且也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时所讲的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那些话。

“事实上，海地临时常驻代表在五月二十日的信中说，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领土可能曾是武装侵略邻国领土的一个出发点。

“为了向你提供更多的情况，请允许我援引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文件的第6段，根据我们的翻译宣读如下：

‘大概很可能，美国、古巴、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或巴哈马群岛就是用于达到这种罪恶目的的领土’。

“关于这点，我要指出，我国政府已授权我重申，它在有关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事务方面坚持完全中立及不干涉立场，并且重申，可能已经采取的任何国内措施必须纯粹地、唯一地被解释为旨在维护我们的中立。

“我国政府希望海地政府彻底打消心目中可能对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所抱的怀疑态度。

“如果阁下能够安排将这份照会分发给安理会的代表们，那么我将非常感谢。”

72. **主席：**安理会中已没有其他人曾表示过要发言，因此，我想代表**联合王国**作一个极其简短的声明。

73. 海地代表在他的声明中曾一、二次提到巴哈马群岛。我想告诉安理会，这个事件被报告后，巴哈马群岛的总督马上就作了认真的调查。正如安理会代表们所知，巴哈马群岛是由许多范围分散得很广的、拥有许多小型机场的岛屿组成的。凡是对五月二十日的行踪不能马上说清的飞行员，都被询问过了，巴哈马群岛的总督曾报称，这些现场调查没有发现在发生问题的时间里有飞机飞往海地的确实证据。

74. 我仅希望补充说一下，据我所知，巴哈马政府非常切望海地政府和其他所有有关政府确信，巴哈马政府一切可利用的方法都将被用来防止发生反对另一个政府的任何不适当行动。

75. 这就是我代表联合王国所作的声明。我以**主席**的身分再讲几句。

76. 今天下午没有人再要求发言了，与安理会代表磋商以后，我建议适当的时候宣布召开关于这个问题的安理会下次会议的时间，因此，我将同代表们进行商量。如果没有异议，我就建议休会。

下午五时四十分散会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

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